



## 触摸红岩英雄的精神高度,倾心演绎是一次灵魂净化的旅程

记者:近期,《江姐》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好评如潮,与以往其他角色相比,您塑造这一英雄形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丁柳元:这部作品拍完已经了一年了,它对于我生命的意义,远不是现在播出时获得的喝彩和掌声。拍摄《江姐》是我年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最值得珍藏的一段记忆。江姐是一位有理想、有信仰,铁骨铮铮的女英雄,在狱中能够忍受一切苦难和煎熬,与战友们一起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信仰丰碑。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又孩子、妻子和母亲,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伟人,平凡表象下蕴含着不平凡的精神,这就是我饰演江姐获得的最大精神财富。拍戏时我曾写过一个演员自述,说饰演江姐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让我对人生的态度有了全新认识,对人生信仰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非常感谢给了我这次心灵之旅入场券的人们,让我有了这段净化灵魂的旅程。

记者:历时4个多月的艰辛拍摄,这一路走来,您从中获得了哪些启示?让您心灵深受震撼的细节有哪些?

丁柳元:我觉得电视剧《江姐》是一首红岩英雄的青春赞美诗,剧中人物的青春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活得光彩洒脱、气壮山河,我坚信这样的精神力量必将持久地影响着下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戏中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叫卓娅,她在妈妈怀孕时就入狱了,直到父母被枪杀,小卓娅也没有走出监狱,她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铁栏、镣铐和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酷刑的革命志士。其中有一个细节,至今还震撼着我的心灵。那是我们拿棒棒糖给小卓娅吃

# 《江姐》是一首红岩英雄的青春赞美诗

□刘 兴

时,她没舍得自己吃,而是给狱中的每个阿姨舔了一口,最后自己舔了一下后又包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每天舔一下才能留到过节时吃,听着稚嫩的话语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 走进红岩英雄的内心世界,入境入戏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您为演好江姐这个角色做了哪些案头准备?

丁柳元:不等导演敲定,我就已全身心投入了准备。在40多天里,我跑遍书店和图书馆,搜来一大堆关于江姐、中美合作所、重庆地下党的历史资料埋头研读、摘抄笔记,体味着那些仁人志士的精神风貌,努力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形象向江姐靠近、靠近、再靠近。我完全沉浸在那个激荡人心的年代里,就像自己回到了60年前。我还自编了一张“江姐年表”,比如1946年江姐在哪里,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是什么样,等等。走进的过程,就是慢慢感受和揣摩江姐行为、语言和她的内心情感的过程。

记者:江姐毕竟身处战火硝烟的年代,饰演这样一个角色或许给演员带来的是痛苦、严肃和思考。有媒体说,您在拍摄过程中没有笑过,是吗?

丁柳元:在4个多月拍摄期间,我确有意让自己沉浸在60年前的感觉里,每天都在想我的信仰、我的同志、我的孩子、我的爱人,以及所有人物关系。我希望营造一个不被琐碎之事打扰的氛围,让自己举手投足都是这个人物。当然,我们不提倡演什么角色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一个创作者嘻嘻哈哈在聊着什么,或是在上网玩游戏,然后转身去演一个烈士,显然是不严肃的,我不敢苟同。在拍摄现场,不仅是我,整个创作氛围都是严肃的。即便当我拍完戏回到北京后,看到高楼林立、宽敞明亮的现代都市,我都并没有特别的兴奋感。

记者:据了解,新版《江姐》把握住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包括最近揭秘的一些史料,让人物还原到了更真实的状态,是吗?

丁柳元:正如媒体所说,电视剧《江姐》离《红岩》远了一点,但离历史更近了一些,因为以前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电视剧《红岩》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历史资料被披露出来,包括江姐就义前最后写给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我都看到了,这在以前可是没有与公众见面的。央视还史无前例地在每天播完这个戏后,特别播出一集《揭秘江姐》的短片,收视率相当高,这些都有助于还给观众一个真实的江姐。

## 诠释红岩英雄的时代风采,革命信仰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记者:作为江姐扮演者,您对江姐这位革命先烈的精神内核和艺术形象的展现是怎么理解和定位的?

丁柳元:有人说这是一部写英雄、颂英雄的戏,也有人说是年轻人立志、励志的戏,但我觉得她是一部纯粹的革命信仰戏。饰演江姐之前我也在想,什么是信仰?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生命更有意义?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对信仰内涵理解也越来越丰富。时下,以物质论英雄,以豪宅、名车论富有,可能是少部分人评价自身价值的基本尺度。我认为信仰是人们在夜航时的一盏明灯,有了这盏明灯的指引,人们才不会迷失方向。从江竹筠、赵一曼、秋瑾到钱学森等这些时代英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中勇立潮头,关键是他们在大“爱”和小“爱”之间选择了“大爱”,在革命信仰和个人利益之间选择了信仰。

记者:“江姐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不会因为这是60年前的故事,而影响其光芒的照耀和生命力的持久。

丁柳元:是的,江姐等革命者从走进监狱的那天起就把整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她们从没想到要活着出来,这种生生不息的革命信仰是剧中最打动人的元素。在狱中他们坚持每天办报,得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大家还在狱中绣五星和红旗,因为当时大家只知道五星红旗是一面红旗和五星星星,还不知道这五星星星是如何排列的,于是大家比画着五星星星该如何摆放,讨论着五星星星代表着什么?那种情景很难让人不被感动。《绣红旗》是我在大学时唱过的声乐考试曲目,也是拍摄《江姐》的日日夜夜里每天必听的曲目,因为这首歌反映了一种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追求。每当听到这首歌,我都被激励着、感动着,仿佛看到江姐等老一辈革命先烈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身影。记得《江姐》播出时,当我再次听到《绣红旗》时,那种切肤的感动和感慨难以用语言表达。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天,我特意问会不会播放这首歌?大家没有正面回答我,可是最终还是在现场放了。听着歌声,我情绪很难平复,等再回过神来,已泪流满面。

## 再现红岩英雄的经典形象,真挚感人是一曲打动人心的乐章

记者:丁柳元版的江姐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请问您成功演绎这一角色的秘诀是什么?

丁柳元:如果有秘诀,我觉得只有两个字——真诚,真诚是一个演员塑造角色时最为重要的

品质。诠释人物如果不付出真诚,就难以打动自己,更打动不了观众,尤其是江姐这位红色经典人物,她身上有太多的故事让人感动。演员要让饰演的角色感动自己,不对自己“狠”一点不行。拍摄《江姐》“上吊戏”时,有人提醒我,干吗不找个替身上阵,何苦偏要10多次“上吊”折磨自己?我说,我演绎的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英雄,我想用庄严的情感和身体的痛感去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记者:真实再现这位红岩英雄的英勇无畏,您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

丁柳元:作为一名军队演员,饰演的又是在老百姓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的英雄江姐,如果在困难和危险面前缩手缩脚,我感到对不起烈士的英灵,对不起这身军装,对不起众多爱我的观众。所以,凡剧本中涉及的酷刑戏,我都坚持尽量真实,包括在水缸里来回冲刷、在横梁上15次上吊“被打”、踢掉脚下垫着的凳子,等等,我想全身心投入到人物塑造中。令我最难忘的是江姐经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戏,上刑时我被长时间捆绑着吊在半空,其实这样的戏不拍脚部,演员可以踩着凳子减少痛苦,但我拒绝了。一天一夜下来,我被绳索勒得脸都肿了,手腕上还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拍摄烙铁烙险的戏时,烧红的烙铁离我的脸只有两厘米,而且当时我患重感冒高烧近40度,身体极度虚弱。拍这些“拷打戏”时,我常被江姐的英勇无畏和巨大身体伤痛所感动,多次控制不住自己恣意流淌的泪水,好几次就要开拍了,我却急忙叫停,连说“对不起”。还向导演请假先去洗手间,其实我并没有上洗手间,而是面壁哭了好久,平复了心情才回来拍摄。

记者:这种情况在您拍摄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吗?

丁柳元:记得上刑场时,所有革命者都随之被提了出来,而其他人知道这些人走出监狱就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当时,祖国长江以北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已经在北平建立。一位战友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抬了出来,我当时也是控制不住眼泪,但我很快明白:战友此时最需要的是鼓励,我必须给他精神力量。所以,我当时特别坦然,便伸出手去,结果齐培宗愣了一下,我冲着他特别坚定地微笑了一下,他心领神会,便毅然般紧握我的手,这个细节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也是当时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狱中,我被吊了起来,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我铿锵有力地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你们摧残得了我的肉体,但是你们摧残不了共产党人的信念。”演完这一段,我又哭了,因为我被江姐的精神所深深折服。

# 以独特的审美取向追求艺术

——罗敏艺术道路掠影

□邓祥辉

纯净如水,清淡如云,无论身着戎装还是便衣素颜,罗敏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清新、淡雅而又不失内在的底蕴,一如她的油画作品。这位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位油画专业硕士研究生,“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军精品美术作品港澳巡回展”中惟一女画家,在每天清晨7点30分就从住所出发,在上班高峰之前开车出城,到达成都太平寺机场附近的工作室,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日复一日,她总是默默无闻,在纷繁复杂的艺术世界坚定而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领地。

## 特立独行的审美取向

罗敏的成长之路,是一条对绘画艺术执著追求的道路。她出身美术世家,自幼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从西南美术学院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从地方美术教师到军旅画家,作品的日益成熟和风格的不断完善引领着她在艺术上的不断跨越。面对众多的艺术流派,罗敏坚持自我审美理念,不为时风所左右。她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油画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画家只有紧贴时代、提高语言、张扬个性,才能在艺术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古今中外的艺术史表明,在艺术殿堂中,真正能够出类拔萃、独领风骚的,往往是那些特立独行的执著追寻者。在绘画中,罗敏坚持不模仿、不重复,作品始终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审美取向。她早期创作的《石榴》系列作品,包括“绿瓶子”、“红瓶子”、“红石榴”、“蓝石榴”等,都以具象的石榴作为表达方式,通过艳丽的画面,借助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暗示着女性的生命状态,传递出基于女性独特身体感觉之上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充分彰显出作者的现代精神和女性主义意识。随着绘画风格的日渐成熟,近年来,罗敏的作品在题材上进一步拓展,从关注自身周边延伸到关注社会,关注当代人的精神气质。如在表现西藏社会生活上,罗敏没有停留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油画《那曲印象》把当今的时代和当下的生活作为切入点,用时代的眼光去审视新时期西藏人民的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给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活个性特征。

罗敏之所以能从传统的军事题材绘画中成功突围,确立起自己的独特风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不但敢于否定传统,还勇于挑战自我。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罗敏创作了油画《记忆中的红飘带》。作品没有从正面去描绘长征中的具体人和事,以及战争场面等,而是从当代青年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去揣摩、理解和感悟长征精神。作品中,堆放在一起的红军服装和帽子布满了画面,一条鲜艳的红飘带从画面中央延伸至边缘,她贯穿了历史,昭示着未来,激励着后人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作品以独特的表现形式、深刻的寓意和强烈的视角冲击感染了观众。

## 坚定纯粹的艺术追求

在充满诱惑的年代,画家如果没有坚定而纯粹的艺术

百度百科显示:杨威,人名,在中国人名中出现比较广泛。在当代有体操运动员、革命烈士、大学教授、博士、企业家、整形专家等等。我也认识一个杨威。不知她的人以为她默默无闻,可知道她的人,无不点头头说,她可是舞蹈界的后起之秀,常以独特优美的舞蹈语汇表达美、爱和感动,编导多部舞蹈作品得过国家文华奖、CCTV舞蹈大赛金奖等大奖,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幕式执行副总导演。

她就是空政文工团青年编导——杨威。

把别的孩子看动画片和吃零食的时间用在了压腿和劈叉上的杨威当兵入伍到了部队,也偷偷把音乐和舞蹈教材装进了行囊。在部队里,她借着各种机会上台表演,又靠着良好的舞蹈基础获得了全军舞蹈比赛和会演的大奖。众所周知,从事舞蹈行业的人吃的是“青春饭”,在舞台上激情飞扬的岁月总是那么短暂,而像杨丽萍那样能跳到将近50岁,简直就是奇迹。是改行,还是进一步当舞蹈编导,继续在这个舞台上生存,这对于杨威而言,也是个问题。跳舞相对于舞蹈编导而言算是比较简单了,而编导既需要丰富的艺术思维,更需要扎实的生活根基、想象力和创造力,一千个舞蹈演员里也难出一个编导。抱定决心后,她开始刻苦学习,在艺术的江海里遨游翻腾,呛几口水就当是交学费。还是那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话老理儿永恒。1978年,她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时以一段《唱出火红的信天游》获得第六届全军文艺会演创作二等奖。

在老一辈老师的教导之下,在越来越多的舞蹈创作中,她的天分与勤劳渐渐显示出优势,既有清丽脱俗之形象,更有“灵魂参与进来的厚重”。如鱼得水的她视野拓展很快,接连创作出《紫色》《情怀》等多部作品。其中表现空降兵女兵的舞蹈《云上的日子》,更是空灵美妙,冲破了军事题材舞蹈固有的粗线条风格,像微风白云冲入一首迤逦的抒情长诗,打动评委获得全军第七届文艺会演的编导一等奖和全国第五届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

2000年,她编导的舞剧《阿炳》获得了当年的国家文华奖的编导奖。放下奖杯,她全心投入到另一部大剧的创作之中。这部戏就是风靡半个多世纪的歌剧《江姐》的姊妹篇——舞剧《红梅赞》。《江姐》中的人物取自经典红色小说《红岩》,人物形象丰满,歌曲婉转铿锵,这是一部难以超越的艺术品。而再创作时的难度很大,太像又没法创新,太不像又将被称之为脱离原著,孤立无援。杨威在想,她是可以肢体语言代替台词和演唱的,这是艺术与艺术的转换,只要找到“桥梁”,那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果江姐抱着孩子跳舞,那观众会不会感到震撼呢?诸如此类的想法每天她都梳理许多条出来,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过,按照角色、情感、情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编,在排练中又一个演员一个演员地纠正,如此反复,反复如此,如果没有毅力和能力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舞剧《红梅赞》终于登上舞台,满场是大家熟悉的“江姐”、“小萝卜头”、“疯老头”们,与众不同地“失去言语”,却在锁链里跳着奔放的自由之舞,美得让人泪流满面。表演结束,演员一遍遍谢幕,只是谢幕的人群里没有她,但是演员们知道,这整个舞台,到处都是杨威导演的影子。

2007年底,杨威接到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张继钢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加入残奥会开幕式的团队,杨威一时发蒙,该不会让自己去排舞蹈吧?事实上不止那么简单,给她的头衔是残奥会开幕式副总导演,总导演是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张继钢兼任的。于是,心怀忐忑又异常兴奋地和组委会签订了保密协议,走马上任。在编导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千编导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因为晚会不像做实验,不行再来一次,只有一次,稍有差池就前功尽弃,就会沦为一个失败者。在无数个不眠、失眠、难眠的夜里,她和她的团队在创意的钢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在第一次向北京奥组委汇报开幕式方案时,杨威和她的团队设计的“中心舞台表演方式”受到专家一致好评,当场拍板用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杨威一时无语,心情杂陈百味,这个无数个日夜设计的方案得到认可,她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就表明,她还要在紧迫的时间内重新设计出新的方案。就如同在茫茫黑夜大海捞针一般。杨威心里劝慰自己这样也好,也是在作贡献,可喷涌而出的委屈和无助又折腾着她喘不上气。张继钢指着墙上大幅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说你表个态吧。杨威咬牙说,坚决执行领导决定。在残奥会开幕式上有上千人舞蹈,叫做《星星你好》,是整个开幕式节目的重中之重,张导找了几个编导都不放心,杨威说我来导吧!张导说你那么忙能行吗?杨威说,我能行。像老套的编剧编的剧情一样,总在紧要几步波折不断,经过奥运会开幕式团队的实际考察,认为“中心舞台表演方式”不宜宜奥运会开幕式,又“还”给了杨威。当开幕式举行完毕,漫天烟火飞扬的时候,她和整个团队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所有荣誉都属于过去,杨威依然在岗位上努力创造着美。诚然,这是她用特殊的舞蹈语言表达着她对军队、对生活、对梦想的情感。而她这个为舞蹈而生的人,必将继续在舞蹈的世界里演绎着更多的精彩。

所张贴后,以真挚的情感和可亲的形象,受到藏区群众欢迎,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一些藏族群众还把宣传画取回去挂在家中。

艺术源于生活。罗敏的军事题材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是源自她对部队、对基层战士的真实情感。2009年初,为创作一幅反映新时期军营生活的作品,罗敏先后20多次深入驻蓉某通信总站,体验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次双休日,女兵连组织战士洗澡,刚出浴的女兵们红彤彤的脸上洋溢着自然的本表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罗敏萌发了创作冲动,决心把这个场面作为作品的表现内容。之后,她又连续用了4个周末的时间,和战士们待在一起,同她们一起度过了大年三十。采风结束后,她创作了油画《新兵营的小丫头》,把女兵的生活情趣生动描绘出来。这幅作品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赴香港、澳门等地巡回展出,成为海外同胞了解当代军营生活的一个窗口。下一步,罗敏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新兵营的小丫头》的后续作品,包括《新兵营的小班长》《紧急集合》《青春之歌》《中国女兵》4幅油画,使之成为一个系列,比较全面地反映军营生活和当代女兵情感,继续向当代军事题材绘画高峰前进。“这是我的追求,更是我的责任!”

# 高俊生印象记

□罗洪

有人说高俊生痴迷杂技,是因为他出生于杂技世家,在他的家族中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马戏团。由于从小就经过严格的腰、腿、顶、跟斗及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训练,他功底扎实、技能全面,杂技门类的武活、文活及滑稽等行当中的节目,他都能胜任自如并出色表演,还具备编导能力,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1980年出访美国演出时,他被誉为广州军区杂技团“六大明星”之首。整合晚会15个节目中,他几乎参演一半。每晚演出都要准备8套不同角色的演出服。高俊生之所以能练就如此厚实功夫,获得比较出色的成绩,有赖于他对杂技事业义无反顾的孜孜追求。同事们称他为“杂技迷”,一点儿不假。

高俊生当演员时是个好演员,他好学上进,喜欢收集艺术资料,是当年的业余小编导。他无论走到哪里,一旦发现有好杂技书籍和道具,就立即买回来“参考”。他日常生活艰苦朴素,茶、烟、酒都不沾,穿的都是配发的衣服,有两条训练裤打了几个补丁仍舍不得丢,练功鞋也是捡别人穿过的自己洗洗再穿,平时上街连一件“高级衣料”的西装也舍不得穿。可他购买业务资料却十分大方。每当出国演出时,他还用当时较落后的照相机,拍下所到国家各方面珍贵的艺术资料,包括杂技、舞蹈、戏曲等等,从中获得很多感悟,为他的艺术创作积累了许多素材,为提高艺术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杂技是一项与道具分不开的艺术门类,由于杂技世家出身,他酷爱杂技道具的研究与改良,用于创新节目,常常自己亲手做道具,也经常帮助别的演员搞一些道具上的制作和设想,他所演过的滑稽节目,道具都是他自己创作研制的。他在自己家里腾出一个房间当作“工作房”,备有一个长1米、宽30公分的工具箱,摆放着自费购置的小台钳、钢锯、螺丝刀、锉头、刀具、摇钻等工具。夜深人静,他常常一个人钻进“工作房”里琢磨道具,有时兴致来了或遇到难点时,通宵达旦不休息。由于道具制作实践多了,而今他走进团里舞美工作棚,车、钻、铣、钳、木工和电焊活样样都能操作自如。

自1996年担任副团长以来,长期奋战在一线,在创作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创新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创作出了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杂技新节目。特别是他精心创作的《芭蕾对手顶》,曾经被国内外的艺术专家们称为杂技艺术的新领域,体现了新旧观念、杂技与舞蹈、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相结合的全新创作理念。当年,谁也不想到会把芭蕾舞跳到上,但这个节目史无前例地将杂技艺术开创一个新天地,使得广州军区杂技团又走向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由他主创的《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届文艺会演“表演一等奖”、2000年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首奖、2002年第二十六届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最高奖“金小丑”奖。而今,在此节目的基础上,推出的杂技剧《天鹅湖》更是享誉世界。1993年由他指导和编排的《小武术》在意大利比赛获银奖;1998年创作和表演的滑稽《球》获全国首届滑稽大赛金菊奖;主创的《轮上的风——小车技》在2006年荣获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杂技比赛银奖;2009年导演的杂技主题晚会《生命·阳光》获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优秀剧目奖、晚会总导演奖。

高俊生是成长在部队的杂技专家,也热衷于军事题材创作,他参加了每年双拥晚会的杂技节目创作,如《沙场雄风》节目中的高难度动作“三节倒人造型”、“桌下倒人推起”等都给晚会增添了色彩。近年来还创作了《奥运五环》《星空畅想》等杂技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 杨威：为舞蹈而生的人

□李庆文